



小红花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山花红

镇江地区《山花红》创作组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353237

封面设计
插图

刘二刚

山 花 红

镇江地区《山花红》创作组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9月第1版
1973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00,000册
书号10100·054 每册0.41元

目 次

牛娃子	茅 蓉(1)
一支猎枪	华 阳(17)
“小区长”参军记	钱之唐(39)
护 马	黎 扬(58)
熔 炉	谈 闻(69)
金 锁	戴 炎(84)
小“军需”	曲 山(103)
一把钥匙	金 暄(116)
英子姑娘	余 川(134)
山中的歌声	苗 奇(155)

牛娃子

茅 蓉

一九三八年夏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江南，开创抗日根据地。那时，我在新四军某部工作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被派往茅山西麓的牛头岗去做开辟工作。

牛头岗，东西两个小山头，中间夹着一面松树坡，远远望去，活象一个牛头。那岗西是个章巷村，岗南、岗北是王家棚子和李庄，三个片相距不到四里路。我的工作范围就在这一带。

一天清晨，我到章巷村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。当时虽说已是清明时节，百草放青，但飕飕的东北风刮个不停，天气还很冷。

我跨上牛头岗，就见岗上有两条牛在“呼哧呼哧”地啃着鲜嫩的草芽。一条牛背上伏着个放牛娃，他歪着头，两手抱着牛肩头睡着了。他瘦得一副皮

包骨，身上只披了一条破麻袋片。

“穷人的孩子被糟蹋得好苦啊！”看看这个寒风里的放牛娃，我一阵辛酸，脑子里一下闪过自己小时候在地主家放牛的苦难情景。

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身上的蓝布棉袄，轻轻地盖在放牛娃的身上。他惊醒了，一挺身坐了起来。

“穿上吧！天冷，别冻坏了！”我微笑着对他说。

我还想问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个村子里？谁知没等我开口，他就一把拉下棉袄，往地上一扔。那尖瘦的小脸上冷冰冰的，两道怀疑和戒备的目光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象是说：“哼，天底下哪有凭白无故地把棉袄送给穷孩子穿的好事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这时，又一阵冷风吹过，他打了一个哆嗦。我又连忙拾起棉袄，想再给他披上；只见他把身上的破麻袋片整了整，提起牛鞭，“啪”地抽了一下，头昂昂地赶着牛走开了。

“多乖的孩子啊！”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暗自惊讶。

我一到章巷村，就按照领导上的介绍，找到了老贫农徐冬山。我和徐冬山谈话时，接连来了几个

小孩子，他们探着小脑袋好奇地看着我。看样子，是对我这个陌生人感到新鲜。可是当我两眼转向他们时，他们就一个个抿起嘴笑着跑开了。隔一会儿，我聚精会神地和徐冬山谈话，不注意他们了，他们又悄悄地向我聚拢来，探着小脑袋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从李庄了解情况回来，徐冬山把这群孩子召集在村口大杨树下，叫我给他们讲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。孩子们听得高兴极了，有的哈哈大笑，有的蹬脚拍手。

忽然，在我背后也响起了“哧哧”的笑声。我回头一看，离我七、八步远的地方，站着那个在山岗上遇到过的放牛娃，他牵着两条牛，不知什么时候来的。

“饿了吧！回家吃饭啦？”我向他走去，笑着对他说。

他好象有点紧张，身子突然一抖，刚才听故事时的笑容，一下子不见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几岁啦？”我看他不吭声，又关切地问。

他呆呆地望着我，还是不开口。但神态上不象头天早晨那样对我怀疑和戒备了。

“你爸爸、妈妈呢？”我又问道。谁知这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四个字，好象刺痛了他的心。我的话才出口，他猛地一怔，牙齿咬住下嘴唇，半晌才从牙缝里迸出来两个字：

“死了！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我震惊地接着问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他没有回答，转身在牛屁股上重重地抽了一鞭子。

“全给害了！”他好象从喉咙里挤出了这四个字。说罢，就昂着头，向村里走去，快到巷口转弯的地方，又回头朝我望了一眼……

我愣愣地望着放牛娃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“全给害了！”这回答虽然简单，但包含着深仇大恨啊！小小放牛娃啊！是什么样的苦难遭遇，使你丧失了童年的欢乐，变得这样孤傲呢？我反复琢磨着。尽管我和这放牛娃只有两次短暂的接触，但他的影子却牢牢地印在我的心坎上。

章巷村的工作逐步开展。这天，徐冬山帮我串连了一些贫苦群众，在他家开了一个座谈会。

“我们早已听说共产党、新四军来了，现在才盼

到你们来章巷呀!”

“这里靠敌人的据点近，鬼子、汉奸常来骚扰，遭的罪可大啦!”

“快派大部队来，把这些鬼子、汉奸消灭掉!”

.....

会上的发言反映出广大群众强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绪。我听了很高兴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们这次来，就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。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组织起来，拿起武器，在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下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!”

乡亲们个个表示了决心，劲头可足啦。

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掠夺，大地主章恒信的残酷剥削，加上连年灾荒，造成这一带群众生活十分困苦。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乡亲们连碗薄粥汤都快喝不上了，我临来时，领导交代过，要发动群众，向地主借粮，解决群众目前生活困难，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。我把领导上的意图一说，大家都拍手叫好：“共产党、毛主席为我们穷人想得真周到啊，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!”

于是，我们商定再扩大串连一些贫苦群众，过

几天开个团结会，具体讨论向地主章恒信借粮的事儿。

座谈会后，我和徐冬山到村上一些贫苦农民家里访问。路上，我和他谈起了那个放牛娃，请他帮我解一解心里的疑团。

徐冬山叹了口气说：“他就是地主章恒信家的放牛娃呀！从小没有名字，大家就叫他牛娃子。”

“牛娃子？”

“是呀，打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今年十五岁了，长得象十二、三岁。他爹姓洪，给章恒信扛了二十几年活，鬼子来的前一年，被章恒信折磨得剩下一把骨头，大口吐血，家里又断了粮。他妈实在没法想，瞒着老洪去向章恒信借粮。”

“为什么瞒呢？”

“这章恒信，人叫他章黑心，春上借他一斗粮，秋后就要还二斗，老洪看透了，借他的粮等于朝火坑里跳，说宁愿饿死，也不向章家借一粒粮。”

“好一个倔强的汉子呀！”我赞叹地说。

“他妈见老洪又病又饿，只剩一口气了，心里实在难过，就瞒着老洪上了章恒信的门。章恒信见他妈来借粮，鬼点子又来了，‘你家里旧债还没还清，又

想借粮来啦？拿什么还我？……借可以，把你那个小子叫来顶债。’他妈含着眼泪，咬了咬牙，借下了一斗粮食。可是，没等他妈到家，老洪就断气了。”

我鼻子一阵发酸，徐冬山两个眼圈儿也红了。

“从此，牛娃子就落入了章家的黑心窝。真是多灾多难呀！就在去年春天，章恒信的舅子当上了鬼子的翻译。有一天，他带着鬼子包围了许村，枪杀了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牛娃子妈正在许村要饭，也被鬼子杀害了。……”

“万恶的鬼子，吃人的豺狼！”我心头燃烧起仇恨的烈火。

“打这以后，一个跳跳蹦蹦的孩子，象换了一个人，整天不说不笑。他三天两头挨章恒信打骂，可是这孩子跟他爸爸一样倔强，从来不哭一声。”

“啊！民族恨，阶级仇，在牛娃子幼小的心灵里，埋藏得多深呀！”当我听完了关于牛娃子身世的介绍，我明白了：为什么问到他爸爸妈妈时，他那么悲愤；问到他饿了吧，他那么激动。不知怎的，我深深地爱上了牛娃子那股“犟”劲。我相信，这股“犟”劲一定会迸发出一股革命力量的。

我们走访了一户又一户的乡亲，他们都象亲人

一样接待我们。通过谈心，群众的高涨的抗日热情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。

在群众广泛发动的基础上，我决定亲自找章恒信谈一次话，具体摸一摸他对抗日抱什么态度，阐明我党的政策，晓以大义，指明他的出路，并且对他的舅子发出警告。

章家大院厅堂宅院黑乌乌一大片，四周竖立着丈把高的围墙，两扇黑漆大门上，嵌着一副大铁环，门口还蹲着一对石狮子。大门里，阴森森的，真象一座阎王殿。

章恒信看到我来，先是一惊，随即假献殷勤，满口叫人恶心的恭维话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“踢踢踏踏”的脚步声。我从玻璃窗向外望，看到牛娃子正伸头向房内探望，只见他狠狠地看了看章恒信，又用冷漠而怀疑的目光瞥了我一眼，就昂着头走了。

过了一会，我走出章家大院，看见牛娃子赶着两条牛，正向山岗上走去。我急忙追上去，想跟他谈话。哪知他脸孔冷冰冰的，提起鞭子，在牛背上重重地抽了一鞭，就昂着头径直地走了。

我望着牛娃子瘦小的背影，眼前出现了牛娃子，刚才在章恒信家的两种眼色，心想他狠狠抽这一鞭

是有来由的，他一定是误认为我和章恒信有什么瓜葛了。牛娃子小小年纪，有着多么鲜明的阶级感情！

当天我遇见了徐冬山，就托徐冬山帮助消释牛娃子对我的误会。据说牛娃子对徐冬山是很信任的。

一天晚上，章巷村的贫苦农民，聚集在徐冬山的茅屋里，开起了团结会。这个会开得很热烈。会上，我进一步宣传了抗日的革命道理，乡亲们讨论了开展借粮斗争的办法，和组织农抗会的事，推选了徐冬山等几个老贫农为骨干。最后，徐冬山挥着拳头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们穷哥们要团结一条心，跟着共产党、毛主席闹革命，打鬼子，锄汉奸！”有人揭发这几天章恒信和他的汉奸舅子勾勾搭搭，象是要玩什么鬼点子。大家表示：章恒信敢反动，坚决同他斗！

散了会，我走出茅屋，见牛娃子站在窗跟前，那尖瘦的脸蛋上，泛起了一朵红云。他见了我，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“怎么不进去？”我亲切地抚摸着 he 瘦小的身子。他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，张了张嘴唇，好象要说什么，但没有说出声来。牛娃子想说什么呢？从他那闪着深情的眼光，我好象听到了他心中的千言万语。我把他拉进屋里。他先是看了看徐冬山，又转脸盯

着我，象是才认识我似的。看着看着，他笑了。我和徐冬山一起，给他讲了通过斗争争取解放的革命道理，他脸上露出了希望和喜悦的光采。

那天晚上，我还要赶到王家棚子去开贫雇农会。徐冬山和牛娃子把我送出了村口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这时，天墨黑墨黑，东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不一会，狂风夹着雨点，“噼咧啪啦”地响起来。

我冒着雨刚踏上牛头岗，忽见前面有个黑影一闪，我立即大喝一声：“谁？！”就在这时，我头上突然被一根木棍重重地砸了一下，眼前一阵天旋地转，就昏倒了……

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黑洞洞的小屋子里，双手被牢牢地反绑着，后脑勺上隐隐作痛。外面，在哗哗的风雨声中，夹杂着一阵“窸窸窣窣”的响声。我竭力思索着这是怎么一回事。……想呀想的，终于记起了在牛头岗被打的一刹那……

我躺在泥地上，忍着疼痛，用被绑得发了麻的手，勉强撑着坐了起来。我被谁抓了呢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是不是章恒信搞的鬼？我冷静地琢磨着，想把情况弄清楚，好采取对策。这时，又一阵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传来，比刚才更响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

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突然，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，“咔嚓咔嚓”地从远而近，在门口停了下来。接着是用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立刻倒在地上，装作昏迷不醒的样子。

“嘭”地一响，门被踢开了。一阵大风把雨点卷了进来，一道手电光落在我的脸上。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停止了。

“还昏迷着哪？”一个家伙用脚踢了我一下。

“他妈的，别人舒舒服服睡大觉，轮到我干这倒霉差事！”一个家伙嘟哝着。

“快回去钻热被窝。你放心，他跑不了，在章家大院里，垫着枕头睡太平觉！”另一个家伙搭腔说。

“嘭”地一声，门关上了，接着是上锁的声音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

果然，不出所料，这里是章家大院，是章恒信这混蛋搞的鬼。他企图公开投敌了。我心头升起了一股怒火，默默想道：“我得设法出去，和乡亲们一起，把这个狗汉奸锄掉！”可是，我被紧紧地捆绑着，一点也不能动弹。

我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想到章恒信投敌可能使章巷村群众受到迫害，心里十分难过。

想着想着，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越来越响了。我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用屁股慢慢地磨着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把身子挪动到靠响声的墙脚根。这是一堵用黄泥和碎砖打成的夹板墙，有尺把厚。我听清楚了：墙外的声音是掘土声和扳砖声，另外，还有“哗哗”的向墙上泼水的声音。啊！原来是有人在挖墙。

突然，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。

挖墙的声音停止了。

门“嘭”地一声又打开了，一道手电光落在我原来躺着的地方，马上又在屋里乱转，最后停在我的脸上。

“在那里干什么？……啊？你的好日子到了，天一亮就送你到好处去！”

“走狗！快把章黑心这个混蛋叫来，我要问问他想干什么？”我故意把声音提得很高，完全压倒了他。

这家伙走过来用手电照了照绑我的绳子，又退出去把门锁上走了。

这时，雨还哗哗地下个不停，“窸窸窣窣”的声音，夹在风雨声里也不停地响着，响着……。忽然，一阵冷风从我背后吹来。我回头一看，墙壁上透进了一团昏暗的亮光。啊！墙通了。一个瘦小的身子

从洞口进来了。啊！是牛娃子！我差一点喊出声来。

牛娃子浑身裹着湿漉漉的单衣，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干的，象刚从烂泥塘里拉起来。

我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。若不是双手被绑，我要立即迎上去，把牛娃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我怎能想到，冒着危险，淋着雨，忍着刺肤的寒冷，扒开坚实的夹板墙来救我的，竟是刚刚消释了对我的怀疑、戒备和误会的牛娃子！我怎能想到，不顾个人一切，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我的，竟是一个瘦弱的孩子！

牛娃子一声不响，转到我背后解绳子。我发觉他不是用手，而是用牙齿在咬绳索的结子。他急得喘着粗气，咬了好一阵子，才把绳结咬开来。我被松开绑，就想握他的手。不料，他双手象触了电似的立刻缩了回去。难道他又来那股“驷”劲了？不，不会的，我的手再伸过去，并仔细注意他的神情，这才发现他好几个手指头都破了。他是怕我发现他的伤痛，才把手缩回去的啊。

这时，我激动得什么都说不出来，紧紧地把牛娃子搂在怀里，急忙脱下棉衣披在他的身上。

我们两人很快出了小屋。雨已经停了，东方露出了一丝鱼肚白，天快要亮了。